

从“战略转移”到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——

“长征”一词的由来与定型

■褚 银

军史回眸

长征，是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，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“围剿”，保存有生力量，实现北上抗日，离开原革命根据地，纵横十省，完成战略转移的磅礴史诗。红军的战略转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叫“长征”。“长征”，是随着漫长征途，逐渐定型的。

1934年深秋的一个傍晚，苍茫暮色笼罩着亦都瑞金。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.6万余人，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。彼时，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及红军总政治部所发布的指示、命令与会议决议中，尚未给这次行动一个统一名称，多用“突围”“长途行军”“西进”“突围战役”“突围行动”等指称。这些提法，尚未形成对全程行动的总体概括，如实际映照出军事决策的紧迫与阶段性。

真正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明确冠以“长征”之名的官方文献，目前所见最早者，为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发布的《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》（亦称《告工农劳苦群众书》）。开篇即写道：“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，长征到川贵边地域。”“长征”这一称谓，在部队和群众中进行正式公布，用以指代自江西出发以来的千里转战。彼时中央红军已跋涉数千里，征途之遥，足堪“长征”二字之重。

1935年5月21日，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冕宁县。为消除民族隔阂、团结彝族同胞，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彝族、汉族群众参加的群众大会上讲话，说彝族、汉族一家，穷人要团结起来，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，才能翻身过好日子。朱德还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布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。布告中写道：“红军万里长征，所向势如破竹。今已来到川西，尊重彝人风俗。”该布告到处张贴，鲜明生动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，在彝族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
同年6月12日，徐向前在理番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起草了致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人的信，详细介绍川西北敌我态势，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



上图：1935年5月，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冕宁县。朱德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布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。布告中写道：“红军万里长征，所向势如破竹。”

左图：1935年7月10日，《红星》报第25期发表《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》一文，文中正式援引“万里长征”一词。

百万工农群众，正准备以高度热忱欢迎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。信中建议：“西征军万里长征，屡克名城，迭摧强敌，然长途跋涉，不无疲劳，休息补充亦属必要。”徐向前派警卫员康先海带一个警卫班，将这封密信送到懋功，并再三叮嘱：“信一定要送到毛主席手里。”这是目前所见红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首次以“万里长征”指称中央红军行动的记载。7月10日，《红星》报第25期发表《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》一文，文中正式援引“万里长征”一词，可见“长征”一词已在红军宣传系统中生根发芽，蔚然成风。

1935年8月4日至6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40里的沙窝召开会议，讨论红一、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，并通过《中央关于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》，重申“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、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”，它关系到“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”。文中称“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”。这是

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及“长征”，但里程尚作“一万八千里”。

9月12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（今高吉）召开扩大会议，通过《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》，并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。该会议又将里程修正为“二万余里的长征”。9月22日，毛泽东在哈达铺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时，再次提出“长征”二字，盛赞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气魄。

1935年10月19日，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。毛泽东接见时任红1师第3团政治委员萧锋时明确指出：“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，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。”这是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提法的首次明确表述。11月5日，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湾，向随行部队讲话时说：从江西瑞金算起，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。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，走了二万五千里。这是从未来有过的长征。11月13日，中共中央发表《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》，向全党全社会宣告：中国工农红军“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，跨过

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，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，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，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……巩固与扩大了陕甘苏区，在中国西北部创造了中国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领导的中心。中国工农红军这一伟大胜利，无疑的即是抗日反蒋的胜利！”此宣言成为目前所见最早以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为名称的权威文献，也标志着这一称谓在政治层面的最终落定。同年12月27日，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的报告，系统阐发：“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，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。”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，使“长征”一词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与传播。

由“战略转移”到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，从模糊到清晰，从纷杂到统一，其演进轨迹恰与红军战略转移本身——从被动突围到主动开创新局面的历史进程相辉映，成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极具象征性与感召力的经典概念。

会师楼前团结歌

■向贤彪



到了父母的身边。有党中央领导了，有靠头了，有自由了，感到非常温暖。”

10月10日黄昏，城内文庙前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。会上，朱德宣读了中共中央、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、中革军委从陕北发来的祝贺通电。当朱德读到红军即将跨入抗日救国新阶段时，会场上响起热烈掌声并持续数分钟……会后，宣传队登台唱响革命歌曲。在宣传队的带动下，官兵们拉手放声歌唱，篝火彻夜不息。街巷百点点亮灯笼沿街而立，整座会宁城灯火连绵，偏僻小城从未有过这般沸腾的景象。

会师联欢大会结束后，张闻天、陆军官兵欢声如雷，一双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一个个滚烫的胸膛紧紧地贴在一起。小战士被大家抱起来抛上抛下，老战士一个个热泪盈眶，帽子、背包甚至鞋子也被脱下来抛向天空……

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纵队司令员杜义德回忆，会师后，战士们互相抚摸对方单薄破烂的军衣，交换仅存的干粮、粗布草鞋，相互告知沿途牺牲战友的消息，街巷里哭声与欢呼声交织。“我当时只觉得，好像长期飘在外的孩子又回

在会宁这片土地上，为了保证红军主力胜利会师，亦有激烈的战斗和壮烈的牺牲。在会宁不远处的大墩梁，红四方面军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带领部队死守防线，以血肉之躯掩护会师后的红军主力安全转移。他28岁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那片山崖。

当地讲解员讲述了一个故事。红军会师期间，敌机轮番轰炸。一名14岁的小红军，看见一个孩童身处险境，义无反顾扑了上去。孩子得救了，而那位小红军的鲜血却染红了脚下的土地。为了纪念小红军，获救孩童的父亲给自己的3个孙子分别取名为继征、续征、长征，意为“继续长征”。

会师，使红军队伍空前团结壮大。朱德在会宁联欢大会上讲道：“同志们！团结是至关重要的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，才能克服一切困难，才能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！”红一、红四方面军在会宁的胜利会师，壮大了革命力量，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会师，使军民团结更加巩固。红军到达会宁，也把革命的种子播撒在这

里。会宁人民从红军铁的信仰、铁的纪律中，认识和了解了红军，纷纷为红军筹粮、让水、缝制冬衣，青壮年纷纷参加红军。朱德离开会宁时动情地说：“会宁人民对革命是有贡献的，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对红军的支持，谢谢父老乡亲！红军已把火种播在了这里，你们要让革命的烈火燃起来，烧毁旧世界，建设我们自己的新天地。”

会师，定格历史，昭示未来。当年红军靠着信仰的力量、团结的力量，去冲锋、去战斗、去牺牲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。一支军队，有了共同的理想，有了这样的凝聚力，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，什么敌人不能战胜、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呢？

当年，毛泽东同志听闻会师选址于会宁，顿生感慨：“会宁，好地名，好地名啊！会宁、会宁，红军会师，中国安宁。”历史将永远记住会宁这座英雄的城，记住这场伟大的会师。

上图：甘肃省会宁会师楼（左）、“地球上的红飘带”雕塑（中）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碑（右）。

资料图片

亲历者讲述

1936年7月，红四方面军主力与红二、红六军团在甘孜会师后，再次踏上北上的征途。我所在的红31军医院走在队伍中间，即将第三次翻越大雪山党岭山。党岭山横亘在丹巴与道孚之间，主峰海拔5400多米。当地民谣形容此山“鸟儿飞不过，神仙也不攀”。

翻山前一夜，我们医院全部露宿在党岭山东侧的雪地上。幸好那一片还有树林，全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都托了大树的福，没睡在空旷的雪坝子里头。分配好露宿地，医院的同志们有的从树上折些枝丫当扫把，把树下的积雪扫到一边；有的端着脸盆，到雪沟里头取水做饭，顺便烧些热水洗脸烫脚；有的照顾伤病员，有的整理器械家什。等这些事忙完，天已经黑透了。除了照顾伤病员的值班人员，大家以班或排为单位挤在大树下，肩并肩躺在有少量树叶的地上。

7月已是盛夏，山下烈日炎炎，半山腰以上却是雪地连绵，阳光与风雪时常变换节奏轮流上演。接近零摄氏度的夜晚，对每个红军都是严峻的考验。红军官兵身上穿的只有单衣，盖的只有被单和树叶，头下枕着的是草鞋、包袱或干粮袋。

连续的行军使大家十分疲惫，躺下聊了几句天，大家就慢慢睡着了。除了鼾声和梦话，上百人的营地周围没什么声音。

正当睡得昏昏沉沉的时候，突然一阵狂风暴雪铺天盖地袭来，搅得大家不得不睁开眼睛，再也不能安睡了。雪越下越大，风越吹越冷。原本在身上盖的树叶，已被大风吹得漫天飞舞。冷得熬不住，只好将身上的被单往上扯一扯，蒙住头，再将身体缩成一团。大家都在心里盼啊盼啊，盼望暴风雪赶快停止。

天蒙蒙亮，风雪总算停了。没等起床信号，大家不约而同爬起来，收拾行装，洗脸做饭，整装出发。

中午时分，我们终于登上了雪山顶。太阳明晃晃地照着，远处的山峦尽收眼底，天上白云一朵一朵的，山间云雾缭绕。草木枝条上挂满了冰凌，太阳一照闪闪发亮，这景致真是难得一见。山顶上空气稀薄，呼吸很困难，可看到这样的美景，所有疲劳好像一下子消了大半。

大家话也多了起来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很是热闹。

班里有个平常爱说笑、爱唱歌的战士李得功，这会儿反倒不说话了。于是同志们把话头都对准了他，来了一阵川味十足的对话——

翻越大雪山

■罗克连

“得功同志，你咋个不说不笑了嘛？是不是今天没得功？”

“我早就得功喽。”

“得的啥子功嘛？”

“我说出来你们莫笑哈。”

“要得，不笑。”

“我一晚上就连升了两级，当上高级干部喽！”

“你啥子高级干部？”

“昨天晚上风雪交加，缩成一团，当了一整夜的‘团长’。今天，我又以藐视一切的精气神，登上雪山顶，拿踏板把党岭雪山踩在我自制的草鞋底下。等我们把困难都制服了，还有比今天更美的景致等着我们。所以我还要迈开两条腿，用更快的步伐走完长征，那时候就可以正儿八经地当上‘旅长’喽！”

战友们一齐哈哈大笑。笑谈中，大家的脚步也轻快了些。我们互相搀扶着，向着北方继续前进。

（此文为罗克连后人罗华国根据罗克连遗作整理而成）

包座战斗

■雷 洁

战 例

1935年8月，红军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越过草地后，向川西北松潘包座地区的国民党军第49师发动进攻。

包座距离班佑100余里，地处松潘以北、若尔盖县东南部，一条包座河流贯穿其间，将其分为上、下包座。上包座位于包座河东岸，下包座位于包座河西岸。这里群山环抱，森林密布，地势极为险要。包座地区是红军从四川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，也是敌我必争之地。

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以一个团的兵力，构筑大量碉堡，掘险防守包座南北的大戒寺和求吉寺。获悉红军北上的消息后，胡宗南命令第49师向包座增援，企图将红军阻止在包座河一线。

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组织部队反复勘察地形后得出结论：不能久拖，必须速战速决。考虑到担负后卫任务的红3军还没走出草地，开路的红1军在长征途中减员较多，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向中共中央建议，由红军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担负进攻任务。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。

1935年8月26日，红30军先头部队走出草地，抵达包座河谷南侧山林隐蔽休整。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在侦察敌军布防后，结合敌我优劣制定作战计划。具体部署为：以红30军第89师第264团攻击大戒寺之敌；以第88师另两个团位于上包座西北地区，准备伏击敌人援兵；以红4军第10师攻击求吉寺之敌，并控制要道；红1、红3军作为预备队，集结于巴西、班佑地区。作战命令下达后，部队连夜动员。红军官兵听闻此战关乎党中央安危、关乎北上抗日大局，士气高昂。

8月29日凌晨，包座河谷山林间气温骤降至零摄氏度左右。红军大多仅有单衣，不少人脚上草鞋早已磨烂，双脚冻得麻木僵硬。但在山林间埋伏的官兵全部严格遵守纪律：不准生火、不准随意移动，全程保持静默。

当日黄昏，战斗正式打响。红264团连夜消灭大戒寺外围碉堡守敌。激战

一夜，该团歼敌2个连，残敌退守大戒寺后山的坚固碉堡，负隅顽抗。为引诱敌人，红军对大戒寺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，等待国民党军第49师前来增援。30日夜，敌第49师师部及两个主力团共7000余人，沿包座河谷大路驰援大戒寺。援敌一步步进入红军预设伏击圈，人马、辎重、火炮拥挤在河道旁的狭窄道路上，完全暴露在埋伏于两侧山林的红军火力之下。

8月31日下午3时，隐蔽在山林两侧的红军轻重机枪一齐开火。毫无防备的敌军瞬间大乱。红军分兵两路，一路从山林俯冲而下，切断敌军前路，一路绕至河谷后方堵住敌退路，将敌军分割成数段。敌军依托路边土坎、大树仓促构筑临时防线。一轮火力压制后，红军吹响冲锋号，官兵端起刺刀从山坡冲入河谷，与敌军展开白刃战。敌军数次企图向北突围，都被红军死死封堵山口。刺刀碰撞声、喊杀声回荡山谷。最终，敌第49师大部被歼灭，少量残兵连夜逃窜。

来援的国民党军第49师主力溃败之后，退守大戒寺后山碉堡的200余名敌军陷入绝境。9月1日凌晨，残余守敌全部缴械投降。

就在包座河谷伏击战进行的同时，红4军第10师向求吉寺发起进攻。求吉寺是敌军重要据点，寺院墙体厚实，四周修筑射击孔，寺外挖掘环形战壕，防守强度远超大戒寺。守敌1500余人，配备迫击炮、重机枪，居高临下压制红军的进攻。红4军第10师师长王友钧身先士卒。战斗激烈之时，他架起机枪抵近扫射，掩护部队冲锋。激战中，王友钧头部中弹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4岁。最终，红10师歼灭敌军1个多营。敌余部向东南方向逃窜。

包座战斗是红一、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，取得的一个大胜利，共毙伤国民党军4000余人，俘800余人，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、轻机枪50余挺以及大批粮食。

包座战斗的胜利，为红军扫清了北上的障碍，打开了北上甘南的门户，使国民党军企图把红军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，为实现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。